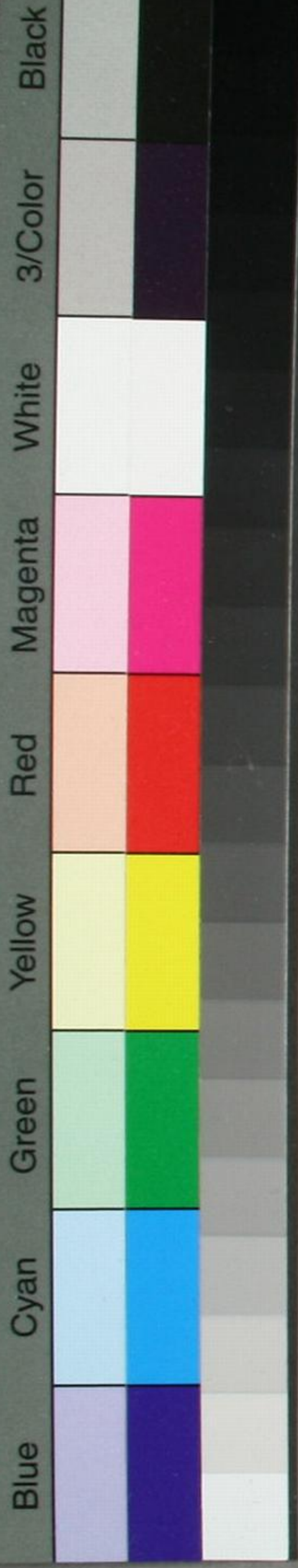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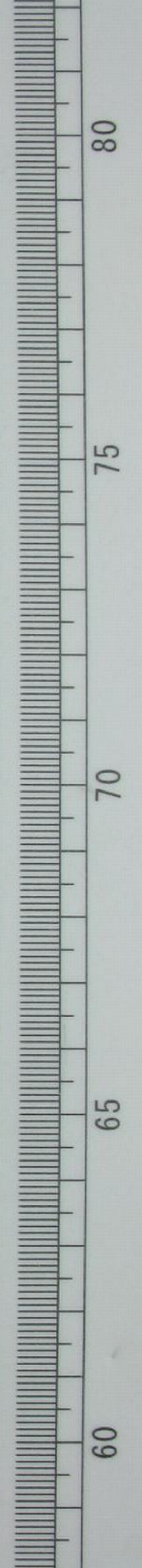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HART

© Kodak, 2007 TM: Kodak



正校
廿二史劄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7
8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

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審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懷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傾心興朝。宣力藩鎮。故榮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趙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濟陽郡王。而已。普後加封韓王。至徽宗時。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確汝南郡王。封爵始濫。時宰相何執中卒。封清源郡王。鄭居中卒。封華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貫。亦生封廣陽郡王。名器猥褻。莫此為甚。南渡後。武臣封王者。韓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後追封蘄王。張俊生封清河郡王。後追封循王。楊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後追封和王。吳璘生封新安郡王。後追封信王。其死後追封者。吳玠涪王。岳飛鄂王。時封宗。劉光世安成郡王。時封。又加封廊王。文臣封王者。秦檜生封建康郡王。後追封申王。史浩追封會稽郡王。又加衛王。韓侂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彌遠生封會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鄭清之亦追封魏郡王。諸武臣多戰功。疏封尚有說。文臣以權寵得之。亦太猥褻矣。此外則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孫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審

陽湖趙翼撰

文庫

010190611227

進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鄭王。郭后弟守文譙王是也。章獻明肅劉后父通。追封魏王。則以后垂簾。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隴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張貴妃追冊溫成皇后父堯封封清河郡王。此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聖光獻曹后。乃曹斌女孫。神宗時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韓王。父玘吳王。后弟侑亦封濟陽郡王。則并及四代矣。英宗宣仁聖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繼勳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後弟士遜士林。姪公紀公繪皆為王。神宗欽聖向后弟宗回永陽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時封。哲宗孟后父彥弼咸寧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則高宗時封。徽宗王后。鄭后無封。韋賢妃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淵平樂郡王。欽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則欽宗所封也。高宗吳后父近吳王。弟益大寧郡王。蓋新興郡王。孝宗郭后父瑊榮王。弟師瑤永寧郡王。皆子為帝後所封。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則光宗時封。寧宗楊后弟次山永陽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寧宗時封。理宗謝后三代皆王。則度宗時封。

宋待周後之厚

宋太祖為軍士擁戴既登極。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后

曰周太后。作周六廟於西京。遣官遷其神主。命周宗正郭玘以時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穎拜嵩陵太祖慶陵世宗。建隆三年。鄭王出居房州。開寶六年。鄭王始殂。距禪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恭帝。命遷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仁宗嘉祐四年。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歲時奉周祀。尋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詔周世宗後每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詠為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並給西京周廟祭享器服。神宗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思恭等為三班奉職。熙寧四年。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訥襲封。徽宗詔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後為宣教郎。監周陵廟。世為三恪。南渡後高宗又令柴叔夜襲封崇義公。理宗又詔周世宗八世孫承務郎柴彥穎襲封崇義公。此皆見於本紀及續通鑑長編者。蓋柴氏之賞。延直與宋相終始。其待亡國之後可謂厚矣。

宋郊祀之費

宋制每三歲一親郊。大小各官皆得蔭子。趙思誠疏言寒士在部。須待數年之闕。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十年之後。須萬二千員。則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選者。是郊祀恩蔭已極。冗濫此外又有賞賚。計每次緡錢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絹

純紬。平其直給之。景德郊祀至七百餘萬。東封又八百餘萬。祀汾上又百二十萬。丁謂為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自後歷代郊祀常以為準。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萬。後以西夏用兵。國計日絀。乃詔裁減郊祀所賜銀絹。舊三四千者減一千。一千者減三百。百減二十。特著為令。然寶元元年。會計京師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萬。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以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過多云。則亦未為大減也。俱見食貨志神宗時。司馬光曾疏請聽百官辭南郊賞賚。不許。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貴於恩澤之多。乃浮費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為百官倖恩之端。真屬無謂。且歲一親郊。古今大禮。今反以浮費之多。不得不改為三歲一舉。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急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鎮疏云。賦役繁重。轉運使又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無名斂率。不可勝數。然則南郊之費。大概出於外僚科斂所進之羨餘。是又因百官之濫恩。而貶萬民之財力。立制抑何謬耶。

宋制祿之厚

宋史職官志載俸祿之制。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月二百千。綾十匹。絹三十匹。綿五十兩。其下以是為差。節度使月四百千。節度觀察留後三百千。觀察二百千。綾絹隨品分給。

其下亦以是為差。凡俸錢並支一分。見錢二分析支。此正俸也。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權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為差。節度使一百五十石。觀察防禦使一百石。其下以是為差。凡一石給六斗。米麥各半。熙寧中。又詔縣令錄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兩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錢祿米之外。又有職錢。御史大夫六曹尚書六十千。翰林學士五十千。其下以是為差。職錢惟給京朝官。外任者不給。因別有公用錢也。元豐官制行俸錢。稍有增減。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如大夫為郎官者。既請大夫俸。又給郎官職錢。視國初之數已優。至崇寧間。蔡京當國。復增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視元豐祿制更倍增矣。俸錢職錢之外。又有元隨僉人衣糧。在京任宰相樞密使在外任使宰相樞密使各七十人。參知政事至尚書左右丞各五十人。節度使百人。留後及觀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為差。衣糧之外。又有僉人餐錢。中書樞密及正刺史以上。僉人皆有其糧。餘止給餐錢。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麩羊口之給。其官於外者。別有公用錢。自節度使兼使相以下。二萬貫至七千貫。凡四等。節度使自萬貫至三千貫。凡四等。觀察防團以下。以是為差。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之

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項。次藩鎮三十五項。防團以下。各按品級為差。選人使臣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建炎南渡。以兵興。宰執請俸錢。祿米權支三分之一。開禧用兵。朝臣亦請損半支給。皆一時權宜。後仍復舊制。此宋一代制祿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人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徇國者。惟宋未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然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

宋祠祿之制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自真宗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後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以宰相執政充使。王曾以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以樞密使領景靈宮。班在曾上。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為玉清昭應宮使。乃班利用上。見王曾傳。充使。丞郎學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等。各食其祿。初設時員數甚少。後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職者。日漸增多。熙寧中。王安石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著令宮觀毋

限員數。以三十月為一任。又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仙靈觀。置管幹提舉等名。以此食祿。仍聽從便居住。又詔除宮觀者。毋過兩任。其兼用執政恩例者。毋過三任。紹興以來。士大夫之從駕南來者。未有關以處之。乃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次。月得供給。各依資序。降二等。支不限員數。後以陳乞者多。又定令稍復祖宗條法之舊。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紹興五年。慶嶽廟已滿。不應再陳者。今因慶壽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許更陳一次。京官二年。選人三年。皆於優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見職官志。

宋恩蔭之濫

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文臣自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親。并異姓親及門客。太子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蔭至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蔭至小功以下親。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為差。凡遇南郊大禮。及誕聖節。俱有蔭補。宰相執政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人各一人。太子太師至諫議大夫。蔭本宗一人。寺長貳監以下。至左右司諫。蔭子或孫一人。餘以是為差。此外又有致仕蔭補。曾任宰執及見任三少使相者。蔭三人。曾

任三少及侍御史者陰一人。餘以是為差。此外又有遺表陰補。曾任宰相。及現任三少。使相陰五人。曾任執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陰一人。諸衛上將軍四人。觀察使三人。餘以是為差。由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於門客醫士。可謂濫矣。俱見職官志然此猶屬定例。非出於特恩也。天聖中。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陰則并及於前代矣。明道中。錄故宰臣及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并及於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監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得授官。見司馬旦傳則更出於常陰之外矣。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陰者也。李沆卒。錄其子宗簡為大理評事。壻蘇昂。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王旦卒。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數十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向敏中卒。子壻並遷官。又官親校數人。王欽若卒。錄其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此以優眷加陰者也。郭遵戰歿。官其四子。并女之為尼者。亦賜紫袍。任福戰歿。官其子及從子凡六人。石珪戰歿。官其三子。徐禧戰歿。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優恤者也。范仲淹疏請乾元節恩澤。須在職滿三年者。始得陰。子則仲淹未奏以前。甫蒞任即得陰矣。閻日新疏言羣臣子弟。以陰得官。往往未離童齒。即受俸。望自

今二十以上始給。職官志。凡陰補子孫不限年。諸子孫須年禮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幾何。是甫陰即給俸矣。朱勝非疏。述宣和中諫官之論曰。尚從竹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則甫陰得服章服矣。熙寧初。詔齊密等十八州。及慶渭等四州。並從中書選授。毋以恩例奏補。則他州通判。皆可。以陰官奏補矣。金安節疏言。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貨為市。則恩陰并聽其鬻賣矣。以上俱見各本傳其間雖有稍為限制者。神宗詔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孫。見職官志又詔任子。自一歲一人者。改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者。改為六歲一人。孝宗詔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不得陰補。又詔終身任官。觀人。毋得奏子。此雖略為撙節。然所減損。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惟開倖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竭民力以養冗員。豈國家長計哉。

宋恩賞之厚

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雷有終。平蜀有功。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此以功臣也。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

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闕。即各賜錢三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御史。賜錢三十萬。魏廷式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搏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班僅庶僚。非有殊績。亦被橫賜。甚至魏震因溫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毋亦太濫矣。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不許。此可見宋代恩賞之大概也。南渡後。吳玠卒。賜錢三十萬。蜀將郭浩楊政各賜田五十頃。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吳璘卒。高宗已為太上皇。賜銀千兩。蓋南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矣。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王禹偁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見傳楊億疏。言員外加置。無有限數。今員

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為常參。不知職業之所守。祇以恩澤而序遷。見職官志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無定員。一冗也。州縣不廣於前。而官倍於舊。請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俟闕官時。計員補吏。又曰。使相節度。為費最多。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眾享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見和傳范坦亦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見坦傳按向經傳。方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多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費也。徽宗時。盧策疏。言皇祐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終日矣。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原既少。而耗費更多。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不足。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見剛此

軍官之冗費也。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緡六百兩匹。見應長傳此堂吏之冗費也。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吏治亦高，尚無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見蔡幼學傳。然猶為富國強兵起見也。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是時賦稅之外，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哀敎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禮進奉銀緡，有贍學糶本錢。亦見蔡幼學傳。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南渡後，因軍需緊急，取民益無紀極。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創雜征之法，因以為名。建炎中，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常設此制，宜仿行之，以濟緩急。於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通判掌之。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財用，又請以

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折為總制錢。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悉入總制。乾道中，又詔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總制錢。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項通謂之經總制錢。又有所謂月椿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建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供億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謂板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為消除而抑納。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詔財賦十分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民力凋敝，實無從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股削之害也。以上皆見食貨志。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咸平中，馬元方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

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於是以兩練折一練之直。中見大傳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趙鼎總四川財賦，盡征權之利。至大變酒法，麴與釀具官悉自置。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時張浚駐兵興元，期得士死力，以圖克復。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於食貨算無遺策，供億常有餘。而道法訖為蜀中百年之害。見開傳至賈似道創議買公田，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為輸官之額。見似道傳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宋軍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過，軍律久弛。喪師感地，一切不問。周世宗鑒其失，高平之戰，斬先逃之樊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於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關，所至必勝也。宋太祖以忠厚開國，未嘗戮一大將。然正當興王之運，所至成功。固無事誅殺。乃太宗真宗以後，遂相沿為固然。不復有馭將紀律。如太宗雍熙四年，劉廷讓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廷讓先約李繼隆為援，及戰而繼隆不發一兵，退保樂壽。致廷讓一軍盡沒。廷讓僅以數騎脫歸。是繼隆之罪，必宜以

軍法從事。而太宗反下詔自悔，而釋繼隆不問。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將傅潛擁步騎八萬不敢戰，閉城自守。部將范廷召求戰不得，已分兵八千與之。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盡而死。而潛之援兵不至。帝僅流潛於房州。是時錢若水謂潛既不能制勝，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請斬之。不聽。仁宗時，夏人寇塞門砦，砦中兵纔千人。趙振在延安，有眾八千。砦被圍已五月，告急者數至。振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龐籍奏劾振，乃僅貶白州團練使。俱見各本傳兵凶戰危，非重賞誘於前，嚴誅迫於後，誰肯奮死決勝。乃繼隆等擁重兵，坐視裨將之覆軍喪命而不顧。軍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宋科場處分之輕

唐時有通榜例。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凡肅、元翰所薦皆取之。唐書贄如崔羣以梁肅薦為公輔，器贄遂取中是也。韓愈負文名，遇舉子之有才者，輒為延譽，并言於知貢舉之人，往往得售。故士爭趨之。文獻然通榜必視其才，時尚無糊名之例。見名甄拔，果當其才，人亦服其公，而無異議。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錢徽知貢舉，段文昌屬以楊渾之李紳，亦託以周漢賓。及榜發皆不中選，而取中

有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徵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
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烏散餘花落詩舉子多不知出處被黜者孔溫業趙
存約等十人遂敗徵江州刺史李宗閔劍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令舊唐書是唐時
科場之處分本輕至五代時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張全義為之屬有司乃及第見
史珏桑維翰應舉亦張全義言於有司得第洛陽緡紳崔悅將知貢舉有舉子孔
英者素有醜行宰相桑維翰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喻其意反疑維翰屬之乃考
英及第見薛史此以勢利舞弊者後唐清泰中盧導知貢舉將鎖院劉濤薦薛居
正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為相宋史薛居正傳李度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
句樞密使王樸錄其句薦之知貢舉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李度傳此亦通榜之
餘風雖非以勢利起見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聶嶼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
於鄭珏報明日當登第嶼聞不捷乃大詬來人以恐之珏懼俾俱成名薛史是竟
以賄賂得第矣五代亂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習以為常固無足怪具有稍示懲
罰者同光三年禮部侍郎裴皞知貢舉所取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干物議特詔
翰林學士盧質覆試王澈改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儉第四既無黜落
裴皞免議周廣順中趙上交知貢舉有新進士李觀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門

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遂黜之并謫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見上顯德中劉濤考
試不精楊樸劾之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降謫見濤傳又劉溫
叟考進士得十六人有譖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溫叟左遷見溫叟傳是五代時雖有科
場處分不過降秩宋初因之開寶中李昉知貢舉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
情帝怒特命覆試多黜落者昉責授太常卿見本紀真宗時三司使劉師道以弟
幾道舉進士屬考官陳堯咨時已糊名考校乃於卷中為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
詔幾道落籍永不預舉師道責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責單州團練使此五代及
宋科場處分大概也惟王欽若知貢舉有任懿者託素識欽若之僧惠秦賂以白
金二百五十兩會欽若已入院僧屬其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書
懿名於其臂及白金之數以告欽若遂得中後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
湛湛遂遠貶見欽若及湛傳以有賂賄故處分較重然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
太弛縱矣

定罪歸刑部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
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遂著為令此建隆三

年所定也。見本紀自有此制。天下重獄皆須候部覆。覈宜無有擅殺者矣。然李及知
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詰問得實。即命斬之。觀
書如故。見傳及張詠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柶不得脫。詠即命
斬之。見傳范正辭奉詔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憚行。以刃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
詣登聞鼓院上訴。太宗以正辭有威斷。特擢之。見正辭傳王濟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
廨。出杖言。濟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實斬之。見濟傳呂公弼知成都。營卒犯法。扞不受
杖。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乃杖而斬之。見公弼傳文彥博知益州。方
宴擊毬。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
之。竟毬乃歸。見彥博傳舒亶為臨海尉。有民嘗逐後母。至亶前。命殺之。不服。亶起手斬
之。投効去。見亶傳定罪既歸刑部。乃尚有擅殺如數公者。按鄭毅疏。謂軍法便宜。止
行於所轄軍伍。其餘當奏朝廷。然則軍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條。如張詠在益州。正
當王均李順等叛亂之後。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頑。其餘亦皆軍士之玩法者。故不
妨概以便宜處之。歟。舒亶以小吏而擅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
府。生殺專之。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

宋遼金夏交際儀

宋史有交聘表。凡與宋夏高麗和戰慶弔之事。開卷瞭如。然宋之與為鄰者。比金
較多。則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無之。此修史者之疏也。大概兩國交際。每重在
儀節之間。澶淵之盟。宋為兄弟。遼為弟。故遼使常稍屈。宋史程琳傳。契丹遣蕭蘊杜
防來。蘊出坐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
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則真宗初定和議時。宋使至遼。燕享之禮。較尊於遼使
之至宋矣。然遼人亦往往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師孟使遼。至涿州。契丹來迓者。
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設。宋使席東向。師孟不肯就坐。叱傭者易之。乃與迓者
東西相向。見師孟傳吳奎使契丹歸。遇契丹使於途。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舊時
兩使相見。必重輕適均。至是契丹使服紗冠。奎乃亦殺其儀。以見。見奎傳沈立使契
丹。適其國。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否則見於門。立曰。北使來南。未嘗令其變服。況
門見耶。乃止。見立傳哲宗崩。遼使來弔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
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見宗炎傳遼道宗遣使以己像來求徽宗畫像。未報。而道宗殂。天
祚帝立。復以為請。宋使張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諭之曰。昔文成弟為兄屈。尚
先致敬。況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來。見昇傳此宋遼兄弟之國。使命往來。故
事也。至宋與金交際之儀。則前後不同。據金史使張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

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馬欲北歸。宋主乃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書詔拜起。皆如儀。見金史張通古傳。然宋史本紀通古至。帝以方居諒闇。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以進。又檜傳及王倫李彌遜勾龍如淵等傳。皆言金使來朝議。洵洵。檜迫於公議。屬王倫力言於通古等。聽檜就館受書。以省吏朝服導引。納其書禁中。自是當日實事。而通古傳所云拜詔如儀者。或通古歸自詗之詞也。至宋孝宗與金世宗重定和議。則改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凡報聘皆用敵國禮。孝宗紀。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書之儀。金完顏仲初為報問使。仲奏請與宋主相見儀。世宗曰。宋主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如禮。金史完顏仲傳。孝宗嘗欲改受書儀。遣范成大至金陳奏。世宗不允。後金遣完顏璋賀宋正旦。宋使人就館取書而去。璋還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肅來詰問。宋仍以書謝。見金史完顏璋傳。次年。劉仲誨來賀正旦。宋仍欲變接書儀。仲誨不可。乃仍用舊儀。按此事宋史有錯誤處。孝宗紀云。璋來賀正旦。聽仍舊。是璋初未嘗失禮也。而金史璋傳以事失禮歸杖黜。則在宋虧禮之處。自是實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詔。姑仍舊禮者。蓋次年劉仲誨賀正旦之事。誤記於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會慶節。要孝宗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請帝還內。令使者明日隨班上壽。見宋史孝宗紀。蓋又因宋就璋館取書之事。故欲宋加禮。以為報復。而孝宗遽起入內。亦一時機變也。又金

黃久約為賀宋生日。副使適宋館伴正使病。欲以館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約曰。倘副使亦病。則將以都轄掌儀等行禮乎。竟令正使獨前行。已與館伴副使聯騎。見金史黃久約傳。蓋兩國交際儀節。有闕國體。故各不肯自屈耳。至兩國使臣朝賀時。則皆有山呼舞蹈之禮。金海陵愛宋使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見金史蔡松年傳。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張暉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殯。受賜不舞蹈。見金史張暉傳。是宋使至非國喪。亦舞蹈也。又兩國彼此有避諱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州為蔣州。金章宗以完顏匡為賀宋正旦使。命權易名弼。以避宋諱。見金史本紀。此又彼此避諱故事也。至西夏之於宋初。李繼遷德明父子。本臣屬於宋。自元昊自立為帝。不復稱臣。後議和。但稱男邦。況定國兀卒。兀卒者。譯言吾祖也。宋以詞不順。未之許。後再定和議。宋冊為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然使至常館於宥州。不令至興靈。而元昊自帶其國中。自若也。宋史楊吉傳。告為西夏。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尊。告徒坐賓位。元昊不能在此。蓋初冊封時之事。其於遼金二朝亦稱臣。而交際之儀稍異。金世宗問張汝弼曰。夏高麗皆稱臣。我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則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顏襄曰。遼夏本甥舅國。夏以遼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遵用遼禮。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數十年。不可改也。世宗從之。見金史張汝弼傳。

此可見西夏之於遼金。雖稱臣而受其使拜。與宋所定與使臣賓主相見之禮不同矣。及金哀宗時。重與夏國議和。則夏并不復稱臣。但以凡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書稱弟而已。見金哀宗本紀劉豫受金冊為齊帝。時金宗翰等議。既為藩輔。奉表稱臣。則朝廷詔至。當避正殿。與使者抗禮。金太宗詔曰。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問起居。及歸時。有奏則起立。餘並行帝禮。此又劉豫為子皇帝之儀注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終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

陽湖趙翼撰

歲幣

宋真宗與遼聖宗澶淵之盟。定歲幣之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時。遼興宗以求地為兵端。再與定盟。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夏主元昊既納款。賜歲幣銀絹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南渡後。高宗與金熙宗和議成。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孝宗再與金世宗議和。改為銀絹二十萬兩。匹。開禧用兵既敗。寧宗再與金章宗議和。增為銀絹三十萬兩。匹。至金哀宗時。宋停其歲幣。後數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檝來徵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宋不與。

按宋之於金。歲幣外。每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此例廟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達使宋回。上所得金銀以助邊費。金史路伯達傳。梁肅使宋回。以所得禮物多。至推排物力時。自增六十貫。金史梁肅傳。金使至夏國者。夏國餽贈。視詔書幾道為多。寡完顏綱為賜。夏王生辰。使章宗特命賚三詔以厚之。金史綱傳。金史路伯達傳贊曰。受歲幣禮也。使者至燕。享亦禮也。納其賄可乎。乃習以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則云酬勞效。歸則云增物力。上下惟

利是視此何理耶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恥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讐無通使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遽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厥後半壁祖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為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群相附

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統宋一代論之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之後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時宜可乘機進取乃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及與蒙古共滅金兩國方敦鄰好使早定和議堅守信誓當不至起釁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復三京兵端遂開然元太宗猶使王檝來議歲幣其時蒙古尚未有意於混一可以

財帛餌也。而舉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為己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錮之真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是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諆。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嘗無可乘之機。其一在金廢劉豫。以地予宋。而烏珠舊史名兀朮又興兵來取之時。宋則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圍淮陽。有洳口鎮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岳飛有郾城之捷。穎昌之捷。已進軍至朱仙鎮。遣將經略京東西汝穎陳蔡諸郡。且曰直擣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吳玠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灣。臘家城之捷。使乘此勢。策勵諸將進兵。河以北雖不可知。而陝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當時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師。遂成畫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弒之後。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剌窩斡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

宋則孝宗為君。張浚為相。皆銳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人。以訓練之兵。討離攜之眾。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將已無在者。僅一劉錡。老病垂死。吳玠亦暮氣不振。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總得靈虹。至宿州輒大潰。於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統前後觀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後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年潘曾有宋南渡後不得不和之論。為世儒所訕笑。今此論毋乃嗾其儘乎。然通觀古今者。必見及此也。

西夏番鹽

鄭文寶傳。諸羌少樹藝。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後餽運為李繼遷所鈔。文寶乃建議請禁番鹽入邊。令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以給陝西民食。則戎人困而繼遷可不戰而屈。詔從之。乃設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數月。犯者益眾。戎人乏食。屢入寇掠。而商人販解鹽者。多出唐鄧襄汝間。得善價。關隴民轉至無鹽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錢若水視之。遂弛其禁。此宋初聽番鹽入邊故事也。其後因元昊強肆。則又禁番鹽以困之。孫甫傳。元昊稱臣。乞歲賣青鹽十萬石。甫疏言。自德明時。已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再請。乃追其弟入質。而許之。蓋鹽乃中國之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所隄防。梁鼎亦疏云。議者多謂邊民舊食西夏青鹽。其價甚賤。及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邊。其價

與番鹽不相遠。故番鹽不能售。今若令解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也。是二說者。皆以禁斷番鹽為邊界要策。按夏國傳。元昊既納款。宋許置權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是宋自西夏用兵後。不復許番鹽入境也。然當中外分界之時。固不可不嚴其禁。若中外一統之世。又不妨聽其入邊。在番人既可藉以資生。而邊民又得免於食貴。亦良法也。所慮番鹽與中國鹽價貴賤太懸。則日久不能無弊耳。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宰相之任。初無定員。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及監修國史各除。國初范質為昭文學士。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是也。其三師太師太保太尉三公。太尉司空則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書令。而尚書令不設。即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復改為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為左右

丞相。刪去侍郎中書令尚書令之職。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後名稱不同之故事也。恐閱史者易於淆惑。故錄出之。平章事之稱。本始於唐。按舊唐書高宗永高元年。以郭待舉參長倩。郭正一。魏元同。為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即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後遂以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宋因之。有時特置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重事。則以處老成碩德。如文彥博呂公著是也。開禧元年。韓侂胄為丞相。乃又加平章軍國事之名。說者謂省重字。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時陳自强為右丞相。請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於是平章軍國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後賈似道亦為之。德祐中。王爚進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為左丞相。留夢炎為右丞相。是又於兩相之上。特設此官。蓋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變其制也。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則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書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為之。不以授漢人。漢人惟為平章政事。亦稱宰執。如王文統許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證也。

宋節度使

節度使本唐藩鎮官名。宋初猶存此官。然無所職掌。專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罷

政者。或宰相樞密使出判大府。亦繫此銜。謂之使相。元豐新官制。始改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後仍復此官。如文彥博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時。則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僕射蔡京兼安遠軍節度使是也。南渡以後。則功臣為大帥者為之。并有兼兩鎮三鎮者。如韓世忠兼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張浚兼靜江寧武靜海節度使是也。

繼世為相

再世為相。漢推韋平。唐推蘇李。已屬僅事。宋則有三世為相者。呂蒙正相太宗。其姪夷簡相仁宗。夷簡子公著。哲宗時亦為相。傳贊謂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則史浩相孝宗。其子彌遠相寧宗。理宗。浩孫嵩之。彌遠理宗時亦為相。其再世為相者。韓琦歷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彥。徽宗時亦為相。按琦固名相。忠彥亦不失父風。史氏則彌遠擅廢立為無君。嵩之謀起復為無父。家門雖盛。而名節有虧。若呂氏奕世動猷。輝映史冊。可謂極盛矣。而公著於重圭襲組之後。不以門閥自高。益能守正不撓。為時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然蒙正後又有王欽若。張

士遜。呂夷簡。文彥博。陳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錄於左。

趙普乾德三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呂蒙正太平興國中。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高化初。罷為吏部尚書。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欽若大中祥符中。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與馬知節爭論罷。尋又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出判杭州。仁宗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張士遜仁宗初。由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江寧。明道初。再入相。進中書侍郎。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寶元初。又入為門下侍郎。鄆國公。

呂夷簡由尚書拜中書同平章事。後出判陳州。未幾復相。封申國公。再出判許州。未幾。又以右僕射入相。進位司空。

文彥博平貝州。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唐介劾罷。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書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召平章軍國重事。六朝。

陳康伯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出判信州。隆興初。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清熙九年。拜右丞相。時孝宗以僕射名不正。改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寧二年。以右僕射入相。尋免為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又拜左僕射。三年。年罷。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凡四當國。

兩次入相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六 五

張齊賢 高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 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尋出知永興軍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向敏中 大中祥符初以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尋罷領群牧使明年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陳堯叟 大中祥符初以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尋罷領群牧使明年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陳執中 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降給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

馮拯 先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又拜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右僕射

賈昌朝 慶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

李迪 真宗時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鄆州仁宗時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曾 仁宗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樞密使再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 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時以足疾辭出判揚州熙寧二年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純仁 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入相出知穎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入相

趙鼎 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出知紹興府紹興七年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浚 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江淮軍馬以呂祉事罷孝宗初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兩為節相

朱勝非 建炎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尋出知洪州紹興二年又入相

呂頤浩 建炎四年守尚書右僕射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江東安撫使紹興元年又拜少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檜 自金歸紹興元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罷八年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湯思退 紹興二十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罷隆興六年又拜左僕射

史浩 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奉祠高宗五年又為右丞相時孝宗改僕射為丞相

梁克家 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後出知建康高宗九年再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鄭清之 端平初為右丞相尋乞罷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吳潛 高宗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慶元尋又拜特進左丞相

程元鳳 寶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陳宜中 德祐元年拜特進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為右丞相元兵入甯適益王立於福州又以為左丞相

文天祥 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軍脫歸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為之才嘗欲克復燕雲恢張先烈當其為穎王時已與韓維論功名及即位富弼因奏對即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蓋已窺見意旨矣帝又與王安禮論漢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禮傳蘇頌使契丹歸帝問以山川人情頌曰彼講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漢武久

勤征討。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欲復之而不能。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來歸。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乎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云。見頌傳初藝祖嘗欲積練帛二百萬。以取幽薊。別儲于景福殿。後神宗題此庫云。五季失圖。穢狃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又詩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見食貨志是帝久有取燕雲之志。後帝與大臣定議。將遂舉兵。朝慈聖光獻太后曰。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可勝言哉。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見慈聖光獻太后傳觀此數便。則帝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而環顧朝臣。皆習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為流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得水。如膠投漆。而傾心納之。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謂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厥後兵不

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見宣仁高后傳蓋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倖成也。已晚矣。善乎韓維之論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識治道之論也哉。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韋光裔為使。得錢四百九十萬貫。其冬。詔減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遂為常制。每歲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曆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曠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歛。當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制畝加稅耳。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宋之青苗錢。則始於長吏之自為之本。以利民。宋史李參

傳。參為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令民自度麥粟之贏餘。先貸以錢。俟麥粟孰。輸之官。流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此安石青苗錢之所本也。在參行之。固為善政。然仁宗天聖五年。已特詔罷之。當亦以行之久。則弊生耳。至安石則初知鄆縣時。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潔。親施之於一縣。民自有利而無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於一縣。遂欲行之天下。然猶未敢遽行。使蘇轍議之。轍力陳其弊。乃不復言。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奏乞度牒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決然行之。見蘇傳。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於安石。而不知李參先私行於下。廣廉又奏請於上也。然使聽賢吏自行於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參已先有成績。即廣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為功令。則干進者。以多借為能。而不顧民之願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頭會箕歛之術。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見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為利。天下行之則又為害者。況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約中熟為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則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倉。何嘗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後世。常平。春借秋還。出則剋扣。入則浮收。徒供不

肖官吏之漁利。社倉聽民自為經理。宜更無弊矣。然州縣慮司其事者之乾沒。必歲籤殷戶承充。於是得有得錢賣放之弊。又必歲遣小官稽覈。於是得有需索饋送之弊。古來未嘗無良法。一經不肖官吏。輒百弊叢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子子謂有仁心而無仁政。則民不被其澤。豈知有仁政而無仁心。非惟不被其澤。且轉受其害也哉。

車蓋亭詩

哲宗即位。蔡確播浮言。謂由己擁護。既失勢。遂怨望。至安陸。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有用郝叡山事。叡山者。唐郝處俊。封叡山公。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而止。確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滄海揚塵等語。尤悖逆。知漢陽軍吳處厚得其詩。遂釋上之。於是左右諫議張壽。范祖禹。左右司諫王巖叟。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連劾之。遂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宣仁后曰。帝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規為異時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識遠慮。若論確設心之奸險。措詞之凶悖。雖誅戮尚不足蔽辜。僅從遠竄。已屬寬典。乃當時萬口同聲。以為太過。即號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謂聖朝務宜寬厚。力言於宣仁后簾前。并言於哲宗者。范純仁及王存也。謂註釋詩語。近於括

據不可以開告訐之風者。盛陶也。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者。李常也。謂恐啟羅織之漸。上疏論列。及聞確謫命。又封還除目者。彭汝礪也。謂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皇帝宜赦置獄速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全者。蘇軾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確。及聞新州之命。又謂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已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節局外評論。亦謂確不足惜。然為宰相當以宰相處之。而以范純仁為知國體。可見是時朝野內外。無不以謫確為過當。此則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縱有罪惡。止從黜謫。絕少崩海之行。久已習見以為當然。一旦有此遠謫。便群相驚怪。不論其得罪之深。反以為用刑之濫。政令縱弛。人無畏懼。實由於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同文館之獄

神宗不豫時。邢恕與蔡確密謀。援立。誘宣仁后姪公繪曰。延安幼冲。即哲宗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趨出。恕計不行。反揚言太后屬意雍正。使首相王珪知之。確乃約珪同入問疾。陽以語勾致珪。使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俟珪語小異。即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恕計無所施。而語稍聞於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隨州。恕與確則又揚

比宣仁后欲廢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馬光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語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給其子康手書。而後可使人信。其設心可謂黠矣。會確敗。新州。恕亦遠謫。事不果行。紹聖初。章惇蔡卞當國。欲甘心元祐諸賢。引恕入為御史中丞。於是恕追理前說。并怵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知王珪謀立雍王。以實其言。總欲以此為題。陷害諸正人。并誣宣仁后。以見己與確有擁護哲宗之功也。先是劉摯呂大防為相。時文潞公之子及甫居喪。恐服除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為甘心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本指呂大防。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時韓忠彥執政。其弟嘉彥尚主。故以忠彥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書示蔡確之子渭。劉摯傳謂蔡渭。邢恕傳謂蔡懋。皆確子也。使上其書。訟當時宰相劉摯呂大防等。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此書為証。惇下遂欲因是誣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有廢立之意。置獄於同文館。用蔡京安惇雜治之。及甫乃變詞。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况猶兄也。將鍛成廢立之事。以殺摯等。并以惇逆坐。司馬光呂公著。甚至欲追廢宣仁后。會無實據。及甫但云疑其事。

勢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誣於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變神宗成法懼陛下日新政必有坎君之謀乃密為傾搖之計帝曰元祐諸臣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錮摯燾等子孫見劉摯邢恕蔡確章惇安惇等傳嗚呼固一己之權位而欲以惇逆誣正人以圖一網打盡甚至誣及母后奸人之處心設計真可畏哉

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為功惟恐人議己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今見於高宗本紀者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謫訕停官辰州編管曹詠言李孟堅誦其父光所撰私史語涉謗訕詔送大理寺獄成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光傳則謂陸升許孟堅以私撰國史胡寅程瑤潘良貴張壽等八人緣坐黜降有差胡寅責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詔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吳元美謗詩獄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惠州編管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葉三省王遠通書趙鼎王庶三省落職筠州居住遠除名高州編管黃巖縣令楊煒謗除名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彥輝謗訕除名荆門軍編管

從政郎楊烜坐其弟煜嘗上書誹謗邕州編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檜摭擬命大理寺鞫之登死循州安置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獄除名辰州編管故學士程瑤知饒州洪興祖轉運使魏安行以論語講解被猜與祖昭州安行欽州俱編管瑤子孫并論罪通判沈長卿縣尉為弁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奕武因軍俱編管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結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張析附麗胡寅獄此皆本紀所書也其散見於各傳者胡銓先以上書詆和議謫監廣州鹽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評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吉陽軍李光以忤和議謫藤州守臣言其作詩風刺再移瓊海呂愿中又告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檜必殺己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蓋此數人者名愈高檜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竄謫屢瀕於死而凡與之交際者亦必被禍不少貸王庭珪既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宜興吳師古鑄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永州編管此以銓而連及者也葉三省王遠王超既以通書趙鼎李先得禍吳元美之下獄也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為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所謂黨李者亦指

光也。此因鼎光而連及者也。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家將誣以不軌。此因浚而連及者也。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檜令大理寺鞠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連及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免。設檜不死。則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瑤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瑤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序之。魏安行錢之。故皆及禍。趙令矜之得罪也。則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檜姪汪召錫所告。故安置汀州。後再牽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黃龜年以論檜貶。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閩浙大水。白諤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策問閩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達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士黃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徑山僧清言以謗訕被黥。何兌誦其師馬伸在靖康圍城中乞存趙氏書。檜以為分己功。編管英州。鄭杞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杞竄容州。子展竄德慶。此則不必與銓等相涉。第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即橫遭誣害。更不可數計矣。檜又疏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間結集經社。甚至司馬偁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

萬卷悉焚之。其威燄之酷。真可畏哉。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蔡京章惇之奸惡。猶第誥臣媚子伎倆。長君達君。竊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罷之。若秦檜史彌遠之柄國。則誅賞予奪。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於上。不能稍有可否。幾如曹操之於漢獻帝矣。姑不必一一實指其事。但觀宋史各列傳可見也。李浩傳。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威權。浩與王十朋等始相繼言事。王綸傳。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謂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此語直奏於高宗之前。則檜未死以前。高宗不能不有權可知也。洪咨夔傳。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崔與之傳。端平初。帝始親政。鄭清之傳。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真德秀傳。彌遠卒。上親政。魏了翁傳。彌遠卒。上親庶政。則彌遠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權可知也。統觀古今來權臣當國。未有如二人之專者。然檜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傳。至今唾罵未已。彌遠相宣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權既久於檜。檜僅殺岳飛。竄趙鼎等。彌遠則擅廢宣宗所建皇子。而別立嗣君。其無君之罪。更甚於檜。乃及身既少。詬詈死後。又不列奸邪。則以檜讐視正人。翦除異己。為眾怨所叢。而彌遠則肆毒於善類者。

較輕。遂無警之者。然則彌遠之黠。豈不更勝於檜哉。至如賈似道。專國威權。震王至度宗為之下拜。其權更甚於檜與彌遠。斯則亡國之運。主既昏庸。臣亦狂謬。實無大奸大惡之才。固無足論矣。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宋南渡諸將。立功雖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張浚鳳翔府成紀人。韓世忠張宗顏皆延安人。岳飛湯陰人。劉光世保安軍人。劉錡德順軍人。吳玠吳玠郭浩皆德順軍隴干人。楊存中代州崞縣人。王德通遠軍熟羊砦人。王彥上黨人。楊政原州臨涇人。牛皋汝州魯山人。曲端鎮戎人。成閔邢州人。解元保安軍德清砦人。王淵熙河人。趙密太原清河人。李寶河北人。魏勝宿遷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統計諸名將。無一非出自山陝者。是南宋之偏安。猶是北宋之餘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節者。亦多係北人。如守建寧死者楊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張確。邠州宜祿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濟源人。守永興死者郭忠孝。河南人。其後德祐國亡時。能戰之將。尤推張世傑。世傑亦范陽人。從張柔成。祀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師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興二年。元太宗六年。與蒙古共滅金。時蒙古乏糧。宋助以三十萬石。張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兩國方敦鄰好。初無嫌隙。宋果欲復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軍前定議。乃計不出。此兵退之後。鄭清之趙范趙葵等。忽欲乘虛復中原。以致兵連禍結。當時議者皆歸咎入洛之師。趙范奏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隆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敗覆。又言楊義之敗。皆由徐敏。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則宋子范用吉。急於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謂入洛之師也。師先入汴。而入洛猶在後也。是年正月滅金。三月即遣朱揚祖林拓詣洛陽謁陵寢。此不過遣官省視。未即為召釁之端。然宋史孟珙傳。是時淮閩刻日進師。蒙古聞宋來爭河南。已設哨至孟津。并增戍潼關。謁陵使諜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師沂汴。非旬餘不達。吾以輕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乃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成禮而歸。此雖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發。可知也。又金史崔立傳。天興二年正月。哀宗走歸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勢恣橫。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惡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淵等聞近境有宋兵。陽與立謀備禦。偕立巡城。遂殺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其後趙范守襄陽。與伯淵等酣狎。以致襄陽失守。可見伯淵殺崔立後。即投入宋軍。宋軍於是年六月到汴。無可疑者。宋史趙葵傳。亦謂是時感暑行。續通鑑綱目。謂全子才既至汴。趙葵自滁州以淮兵五萬來會。謂子才曰。本

謀據關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為監軍。到洛陽。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殘民三百餘家登城投降。是宋師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證。到洛之次日。所齎糧已盡。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敗而歸。此事宋金二史紀傳俱不明析。惟續通鑑綱目較詳。再證之元史劉亨安傳。歲甲午平蔡。既而宋師二十萬攻汴。將趨洛。元帥塔察兒使亨安拒之。宋師奔潰。此又可了然於當日宋師先汴而後洛也。而宋史紀傳但謂入洛之師起釁。則以宋兵之敗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傳

宋史各列傳自理宗以後。大概又詳於文臣而略於武臣。不特缺漏彭義斌諸人也。王堅守合州。最有功。其見於理宗本紀者。詔叙堅合州功。與官兩轉。及合州圍解。又詔擢堅遠節度使。駐興元。兼知合州。封清水縣伯。其見於各傳者。張珪傳謂珪與堅協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節傳謂安節堅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為賈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鬱鬱以死。及安節守常州。城破被執。元人問其姓名。曰我節度使王堅子也。遂遇害。此見於宋史者也。其見於元史者。憲宗紀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堅。堅不應。國寶去。堅又追還殺之。帝悉率諸軍戰城

下。攻一字城。攻鎮西門。攻東新門。攻奇勝門。攻護國門。皆不克。汪田哥又選兵登其外城。堅率眾來拒。遇雨。元兵梯折。後軍不克進。乃止。趙阿哥潘傳亦謂憲宗駐釣魚山。守將王堅夜來斫營。阿哥潘拒却之。汪德臣傳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速降。語未既。為飛矢所中。此見於元史者也。是堅之守合州。幾不滅。張巡之守睢陽。乃竟無專傳。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難。理宗紀謂佐堅守孤壘。元使降將南永忠來說降。佐罵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張珪傳亦俱謂元兵拔長寧。佐父子俱死。元史憲宗紀帝圍長寧。守將王佐及裨將徐昕等出戰。敗之。帝又督軍力戰於望喜門。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誅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是王佐之守長寧。亦必宜有專傳。而宋史無之。元史伯顏傳伯顏自鄂順流下。斬郢將趙文義。范興師至沙洋。遣人持黃榜及文義首入城招降。守將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斬使。有私謀出降者。虎臣殺之。伯顏又命呂文煥來招。亦不應。遂攻破其城。擒虎臣。王大用殺之。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節不屈。宋史皆無傳。并不附見其姓名於他傳中。又尹玉麻士龍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戰死。五牧士龍戰死。虞橋見德祐紀。及元史伯顏傳。乃宋史玉有傳。而士龍無傳。并不附姓名於玉傳中。亦皆缺事也。

張世傑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張世傑以水師碇焦山下。力戰而敗。宋自是不復能軍。柯維騏謂世傑何不據鎮江瓜洲。以扼敵衝。及觀元史。而後知其勢不然也。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賈似道兵敗後。伯顏直趨建康。其時鎮江府馬軍總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樞密院使阿塔海即來駐京口。立木柵以護民居。又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塔海阿亦別奉命攻揚州。亦以兵先駐瓜洲。宋淮東制置使盡焚瓜洲城中廬舍。以徙其民而去。阿亦創樓櫓以守之。阿亦於是瓜洲有阿亦。鎮江有阿塔海。世傑無地可據。不得不泊焦山。以決死戰也。至李庭芝姜才守揚州。宋亡後。猶能支撐半年。則亦有故。其時臨安雖亡。而揚州所屬之高郵寶應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糧援。觀宋史文天祥傳。天祥由鎮江脫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託辭遣之出。又元史阿亦傳。真州馮都統來襲瓜洲。阿亦遣阿塔赤敗之。是真州尚為揚守也。又阿亦及苦徹傳。寶應餽糧揚州。姜才率軍士迎糧。苦徹奪其馬。并糧索二萬。是高寶亦尚為揚守也。博羅歡傳。宋亡後。淮東諸城尚堅守。博羅歡自西小河入漕河。斷通泰援兵。法法里是通泰亦尚為揚守也。其時蒙古兵兩大營。一駐揚州北之灣頭。一駐揚州南之揚子橋。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錄

蒙古南北兩營。每日早晚必會哨。哨既過。仍有村民買販者往來。故天祥等得乞販者之餘糝。美以救饑。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傳。亦云才每出兵。運糧高郵真州。以給兵。馬家渡與元將史弼徹夜苦戰。亦為護糧也。可見揚城南北雖有敵兵圍守。而資糧尚可入城。故阿亦曰。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柵揚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寶之餽。留屯新城。即伯以斷泰州。阿亦於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為所執。論古者不參觀於宋元二史。無由得當日情事也。又姜才傳。德祐帝北遷至瓜洲。才以兵四萬。真擣瓜洲。欲奪駕。戰三時。眾擁帝北去。案帝既北行。應過揚州城下。何以姜才不於城下截之。此亦即在才傳可意揣也。是時元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橫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是揚城北皆有長圍防護。蓋瓜洲戰後。元兵即擁帝從圍牆外北去。故無從邀奪也。

夏貴

宋夏貴於國亡後降元。故宋史不立傳。然究是宋末勞臣。觀於元史紀傳可見也。中統元年。夏貴軍於淮南新城。元將隋世昌乘戰艦抵城下。戰退宋兵。隋世昌二年。元將張庭瑞築城於蜀之虎嘯山。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礮皆穿。護以木柵柵

又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敵貴以城中人飲於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糞
溺沸煮瀉土中以洩臭人飲數合唇皆瘡裂堅守逾月伺宋兵少懈奮出擊之張
傳元將焦德裕來援夜薄貴營令士卒人持三炬貴驚走焦德裕傳三年李壇反於濟
南宋夏貴乘虛襲取蘄州宿州等城本紀萬戶李義戰死貴又攻邳州守將李泉哥
出降貴去泉哥入城詭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伏誅本紀貴焚廬舍去泉哥之弟復
與貴以兵三萬來援元將郭侃敗之郭侃傳時夏貴已陷毫滕徐宿邳滄濱七州及利津
等四縣張宏略逼之於渦口貴始去乃盡復所失地張宏略傳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蜀
中虎嘯山寨元將趙匣刺往禦走之趙匣傳至元元年元將劉元禮為潼川路漢軍
元帥宋夏貴率軍五萬來犯諸將以眾寡不敵有懼色元禮持長刀大呼突陣遂退
貴兵劉元禮傳二年宋夏貴欲攻虎嘯山詔以石抹紇扎一軍戍之本紀六年攻宋襄陽
宋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二千艘自武昌來援時漢水暴漲貴乘夜潛上元將趙璧
發伏兵奪其五舟明日阿木追貴騎兵璧以舟師追貴水兵合戰於龍尾洲貴敗
去趙璧傳貴又泊鹿門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將李庭與水軍萬戶解汝楫擊之斬其
將王玘元勝李庭傳七年元將史權駐荊子口宋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薄江面
權破之既而轉糧於隨貴又扼前路權又破之史權傳九年元築正陽兩城宋夏貴

帥舟師十萬來攻元將董文炳登城禦之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著脇
拔矢授左右四十餘矢矢盡力亦困遂悶絕明日水入外郭文炳移營避水貴乘
之壓軍而陣文炳創甚以其子士選代戰貴敗去董文炳傳十一年宋夏貴以舟師十
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城幾陷元將塔出突圍入城復出與戰遂解正陽之圍塔出
傳劉整又追敗之於大人洲劉整傳孟義亦奪舟數艘孟義傳夏貴知毫無備引兵襲毫
元將賈文備破之賈文備傳是年伯顏大軍已自郢東下至漢口夏貴以戰船萬艘分
據諸隘伯顏乃開壩由沙蕪口入江夏貴迎戰於陽邏泖元將謁只里奮勇衝貴
軍獲戰艦百貴東走本紀及伯顏十二年伯顏大兵自鄂東下至丁家洲貴與
賈似道以舟師橫互於江伯顏以大礮擊之宋兵陣動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本紀
及伯顏傳貴又欲由太湖入衛臨安元將李庭薛塔刺海截戰於峪溪口敗之李庭
薛塔刺高關兒又敗夏貴於焦湖高關兒傳由是觀之貴崎嶇戎馬東奔西走補救於末
造者幾二十年固宋末一勞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撐半壁固當與南渡韓岳諸公
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國亦當與邊居詎李希李庭芝等同以忠義傳乃自峪溪
口焦湖之敗伯顏阿木大兵分駐建康鎮江貴欲入衛而無由遂不能守其初志
伯顏遣人往攻即致書曰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費國力攻此邊城若行在歸

降。邊城馬往。洪君祥傳。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貴遂以淮西入獻。其意以為國亡始降。猶勝於劉整督萬壽。呂文煥。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為立傳。元史又以其在元朝無績可紀。亦不立傳。徒使數十年勞悴。付之子虛。計其時年已大耋。即苟活亦祇數年。故歿後有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宋稗。真可惜也。

案貴降後。入覲上都。授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淮行中書省左丞。以江南盜賊竊發。命貴招撫。十七年。貴請老。從之。詔官其子孫。未幾卒。俱見元史各傳。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劉克莊詩。多用本朝事。說見叢考。然不特詩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賀謝司諫啟云。既寢了翁之諫疏。孰敢櫻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質肅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文。道鄉諫瑤華宮。有云事不止此。賀劉察院啟云。永叔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張雷州。方為博士。蓋作夷陵之役。不登紹聖之舟。賀李制置啟云。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膽寒。賀傅侍郎掛冠啟云。永叔避關弓之害。沂公懲一網之危。上王師侍啟云。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彫。負元城了翁之望。其授秘撰謝丞相啟云。詞臣援蔡叔厚。請暴揚老檜之奸。言者疑曾子開。有忿嫉新州之意。溫公除

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除雲臺觀謝丞相啟云。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陸游米芾之擬。除宗簿謝丞相啟云。范歐與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獨見遺於無已。是克莊四六。亦多以時事為典故。然此體實不自克莊始。南渡以來。已多有人為之者。李劉賀虞大參帥蜀啟云。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西賊聞之膽驚。破維彌上河朔十三策。北邊皆其手撫摩。賀董司諫啟云。尚欲作石守道紀德之誦。幸勿還李師中落韻之詩。賀衛參政除江西帥啟云。夷狄之問。寇公兒童之誦。君實謝曾舍人啟云。說戰場文人。方迷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上史丞相啟云。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闕下。願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上衛參帥啟云。夷狄問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兒童誦君實之字。持此安歸。周必大賀汪參政啟云。資減甘盜。彥博入登於宰席。使來西夏。仲淹歸贊於樞庭。楊萬里回韓安撫啟云。賴瀆上太尉之書。永叔記武康之節。能克賀湯丞相啟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若先正沂公之迭為。天聖初來既踐昭文首台之位。景祐再入。乃屈集賢次輔之居。王十朋除館職謝啟云。魏國公奮自甲科。猶薦而後召。蘇內相擢由制舉。亦試而後除。洪适賀王憲啟云。東坡六君子之游。慶曆三諫官之列。此皆在劉克莊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與克莊

同時。及在克莊後者。亦多用此體。王邁上留經略啟。惟元城之在宋。問業有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上應經略啟云。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蘇之文采。胸中有百萬兵甲。負小范之經綸。賀曾憲啟云。餘慶麻元祐之典刑。有玉局宛邱之標致。賀李倉曹啟云。舞衫袖於春輿。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賀鄭樞密云。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為辭。今吾國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李廷忠賀婁同知啟云。遼人相戒。慎勿開邊隙。為司馬之東鈞衡。澶淵一舉。足以定虜盟。本寇公之壽帷幄。方岳賀李制置啟云。維弼畫河朔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謝李尚書啟云。介為時論所喧。雅見推於永叔。軾臨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洪咨夔到運使任。謝政府啟云。念司馬公用鮮于。以福齊魯之區。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寬江淮之力。賀鄭丞相啟云。慶麻之進。杜正獻盡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正倫紀。賀蔡侍郎陞侍讀啟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間。與吾坡仙處元祐之始。賀李參政啟云。獨樂園之自逸。難淹君實之留。天章閣之一開。即僕鄭公之用。林鑑賀曾參政啟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廟堂。固已契呂申公之精識。戒飭疆吏。勿更開邊隙。行當踵司馬相之清名。真德秀宣召入院謝表云。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年。軾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方蒙賀徐樞密啟云。文富人望。行大播

於雄麻。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謝王丞相啟云。狂若仲淹。真負晏公之薦。蘇軾幾貽安道之危。致福建安撫李尚書啟云。晦叔雖介甫所厚。安可屬以私。滔夫受溫公之知。豈不言其過。回泉守趙侍郎啟云。善神誰護於熙寧。怪鬼已瘖於慶麻。姚勉謝應判縣送酒啟云。誠齋作汝飲吾。譙之詩美過於味。東坡謂我眼君去之語。若未為賢。回胡主簿啟云。昔明道先生之在鄆縣。以德化人。至紫陽夫子之仕同安。以學造士。文天祥賀江左相啟云。路公平章軍國。司馬實位昭文。正獻議論廟堂。微仲嘗伸左轄。賀馬右相啟云。簡淡獨周於事物。晦叔所以有立於路國。司馬之間。忠恕不離於須臾。堯夫所以無愧於正獻。微仲之際。謝江樞密啟云。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郇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公。致章發書啟云。永叔之參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時。堯夫之贊樞庭。當潞公重判事之日。傳江西宗派之圖。敢云入社。誦徂徠聖德之句。請繼作歌。致胡丞相啟云。試韓范之規模。溯趙張之事業。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蓋宋朝國史記載。本散布於民間。如李燾作通鑑長編。徐夢莘作北盟會編之類。若非得國史原本。憑何撰述。可知日麻實錄。士大夫家有其書也。他如名臣錄。筆談遺事家傳文集。又隨時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於引用耳。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

陽湖趙翼撰

遼史

遼史大簡略。蓋契丹之俗。記載本少。太宗會同元年。雖詔有司編始祖奇善舊名奇首可汗事迹。然遼史所載。僅記其生於都菴山。徙於潢河之濱而已。蓋已荒渺無可稽也。曆朝亦有監修國史之官。如劉慎行。邢抱樸。室昉。劉晟。馬保忠。耶律隆運。邢律。玦。蕭罕嘉努。舊名蕭韓家奴耶律阿蘇。舊名阿思王師儒等。皆以此繫銜。見各本傳然聖宗詔修日麻官。毋書細事。道宗并罷史官。預聞朝議。俾問宰相書之。惟蕭罕嘉努修國史。以聖宗獵秋山。熊鹿傷數十人。直書其事。帝見而命去之。既出。又書其事。以為史筆當如是也。其他則隱諱。約簡可知矣。其編為史冊。至興宗時。耶律孟簡上言。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嚇魯。舊名烏哲屋質休格。舊名休哥三傳。以進。興宗始命置局編修。其時有耶律古裕。舊名古欲耶律庶成。及蕭罕嘉努。寔任編纂之事。乃錄約尼氏。舊作遙董氏以來事迹。及諸帝實錄。共二十卷。上之。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則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編。而審訂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

貶訐。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我朝國史。據輝所言則不惟諸帝有實錄且漸有全史矣。至天祚帝乾統三年。又詔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共成七十卷。於是遼世事迹相備。遼史傳贊謂其具一代治亂之迹。亦云勤矣。當遼之世。國史惟此本號為完書。金熙宗嘗於宮中閱遼史。即此本也。熙宗皇統中。又詔耶律固伊喇因舊名移剌因伊喇子敬等舊作移剌子敬續修遼史。而卒業於蕭永琪。共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皇統七年上之。此金時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遼史。党懷英郝侯充刊修官。伊喇益趙溫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誌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賈銍蕭貢陳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員。有政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後。詔大任繼成之。俱見各本傳此金時第二次所修也。至元修遼史時。邢律儼及陳大任二本俱在。后妃傳序云。儼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以著於篇。而麻象閣考中。并注明儼本某年有闕。大任本某年無闕。尤可見其纂修時悉本儼大任二書也。

遼史二

遼金二代之興。皆經祖宗數世開創。始成帝業。金史於太祖本紀前。先立世紀。以叙其先世。最為明析。遼史則開卷即作太祖本紀。而其祖宗遞傳之處。反附見於

本紀贊內。故所叙太簡。肅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傳。於后妃內。其夫反無專紀。而附於贊內。豈不詳略兩失乎。且贊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謂自奇善可汗生都菴山。傳至聶呼舊名雅里讓蘇爾威舊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聶呼生必塔舊名毗牒必塔生海蘭舊名類海蘭生努爾蘇舊名思是為肅祖。肅祖生薩喇達舊名刺德是為懿祖。懿祖生伊德寶舊名勿德是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舊名雜刺的北庭是為德祖。即太祖安巴堅舊名保機之父也。世為約尼之額爾奇木舊名夷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云。太祖本紀又謂哈陶津汗舊名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三讓乃許之。按新唐書謂契丹王錫里濟舊名唐書及薛居正死。族人沁丹唐書薛史嘗入寇。為劉仁恭所敗。乃以重賂乞盟。故沁丹晚節不競。而歐陽五代史謂約尼以次代為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約尼為不任事。選於眾。得安巴堅代之。蓋此即遼史所謂受可汗之禪者也。致德痕德董其聶呼讓蘇爾威而不自立之處。按耶律嚇魯傳。哈陶津汗殁。羣臣奉遺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聶呼。嘗以不當立而辭位。吾可受乎。嚇魯曰。昔聶呼之辭。以未有遺命也。今先君言猶在耳。君命不可違。太祖乃即位。據此則所謂聶呼讓蘇爾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禪。歐史雖不載。要是實事。又嚇魯云。自蘇爾威後十餘世。國衰民困。今正當興王之運。不可失也。

此亦與唐書歐史所謂被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約尼為不任事而立安巴堅者略相合。然遼史謂羣臣奉遺命立安巴堅。歐史則謂八部人公議立安巴堅。又屬岐互。至新唐書謂八部迭相更代。獨安巴堅自為一部不肯代。自號為玉歐史。又謂安巴堅既立。後值中國多故。漢人歸之者眾。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安巴堅於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諸部共責誚之。安巴堅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諸部許之。遂率漢人於灤河上築城種田。而以計誘八部大人來會。盡殺之。然後并八部為一。此與新唐書相合。當是安巴堅實事。而遼史並無一字及之。蓋邢律儼修實錄時。為其先世隱諱。陳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復勘對唐書及歐史也。且遼史隱諱之處。亦不止此。歐史載李克用先約安巴堅共攻梁。已而安巴堅背約。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克用大恨。臨歿以一矢屬莊宗報仇。後果為莊宗擊於望都。大敗而去。而遼史則以克用結好之事。為約其共攻劉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約之迹。此其諱飾一也。歐史德光滅晉後。歸歿於灤城。契丹人剖其腹。實以鹽。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昶。遼史並不載。但載其自悔之語。謂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私財。二也。不遣諸節度歸鎮。三也。而贊其如秦穆之能悔過。又記其遷晉王母子於黃龍府時。仍以其宮女宦官。

東西班官。醫官。控鶴官。及庖人。茶酒司等。從行。又以晉舊臣趙瑩。馮玉。李彥韜等護送。以見其加惠於亡國之處。凡此有善則書。有惡則諱。可見皆耶律儼在遼時所修原本。而陳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時修史之草率。并唐書歐史。亦不復校勘。概可見矣。

宋史宋琪傳。琪本幽薊人。故知遼事最詳。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機始強。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子。長東丹。次德光。季自在。太子德光南侵。還死於遼。東丹之子永康代立。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號曰睡王。二年為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王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興之女。即今幼王之母也。云云。其叙安巴堅以後世次繼立之處。俱與遼史同。惟名字不合。蓋契丹以國語為名。本無正字耳。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最簡略。二百年人物。列傳僅百餘篇。其脫漏必多矣。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有功罪大者。自當另為列傳。其餘則傳之不勝傳。若必一一傳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於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實足省無限筆墨。又如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

亦列之於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其中。又省卻多少外國等傳。故遼史列傳雖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備。惟與宋和戰交際之事。則書於本紀。而不復立表。蓋以夏高麗女直之類。皆入於屬國表。宋則鄰國不便列入也。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與宋交涉之事。一覽瞭如。遼史雖舊無底本。而元人修史時。既於金史立此表。獨不可於遼史亦立此表乎。且遼史與宋交涉之事。書於本紀者。前後亦不畫一。澶淵既盟之後。凡兩國遣使生辰正旦及慶弔等事。不特逐年詳書。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遺。及興宗再定和議。加增歲幣之後。則惟書弔大喪賀即位之事。其餘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書。何其前詳後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則此等皆可於表內見之。前既免於繁冗。後亦不至簡略矣。而遼史無之。此又修史諸人之失也。

遼史疎漏處

遼史又有太疎漏者。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為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紐舊名胡輦於懷州。因夫人伊蘭舊名伊懶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明年賜皇太妃死於幽所。按統和十二年。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爾古舊名烏古等及永熙宮軍撫定西邊。以蕭達林舊名達林督其軍事。此即皇太妃呼紐也。達林傳亦稱夏

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爾古部。及永熙宮軍討之。凡軍行號令。太妃悉委達林。其後蕭罕嘉努舊名蕭罕疏亦言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多。自後一部或叛。隣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禦遠之道。則此皇太妃不惟有闢土之大功。且有靖邊之長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傳內當專立一傳。乃並無其人。何也。又聖宗統和四年。納皇后蕭氏。皇太妃進衣物駝馬。以助會親。頒賜內外命婦。亦進會親禮物。此后乃聖宗元配也。統和十九年。以罪降為惠妃。后雖降。而其為聖宗原配。終不可沒。后係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傳內亦宜有專傳。乃但以統和十九年另立之齊天皇后。特立一傳。而此初娶之后。絕無一字及之。何耶。且既為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紀載。而稱契丹為遼軍者。此亦修史者之疎也。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帝皆有一二字簡便徽號。當時為臣下所稱。後世亦即以此別之。為某帝。初不稱廟諡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聖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順皇

帝。景宗曰天贊皇帝。聖宗曰天輔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於初即位時。群臣上尊號。即有此二字。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稱。如太祖后曰地皇后。聖宗后曰齊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其後耶律濇潛位。亦號天錫皇帝。耶律達實舊名大石亦號天祐皇帝。達實歿。其后塔布布延舊名塔不烟稱制。亦號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舊名普速完稱制。亦號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按元制。每帝亦有國語徽稱。如太祖曰成吉思舊作成吉思皇帝。世祖曰色辰舊作薛禪皇帝。成宗曰鄂勒哲舊作完澤篤圖舊作完澤篤皇帝。武宗曰庫魯克舊作曲律皇帝。仁宗曰布延圖舊作普顏篤皇帝。英宗曰格舊作格根舊作格皇帝。文宗曰濟雅圖舊作牙篤皇帝。是也。但元制。係以國語為尊奉之稱。遼制。則不用契丹語。而以漢字尊稱。故不同耳。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后族皆姓蕭氏。后妃傳引耶律儼所修實錄。謂其先本伊蘇巴里氏。舊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漢高祖。故稱劉氏。以伊蘇巴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又謂太祖舒魯后舊作述律。兄子名蕭翰。妹復為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蕭為姓。云是實錄。以后族姓蕭。為太祖所賜。而國語解謂其說不合。故陳大任不取。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舊作蕭氏。二曰巴里。舊作拔里。曰伊蘇濟勒。舊作乙室拔里。太祖娶舒魯氏。大同元

年。太宗自汴將歸。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蕭翰。由是巴里舒魯伊蘇濟勒三族。皆為蕭姓。是賜姓。又自太宗始。按薛居正五代史。蕭翰傳。翰父阿巴。有妹為安巴堅后。翰妹又為德光后。德光入汴。將命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本無漢名。乃賜姓名蕭翰。自是翰族皆姓蕭。歐史亦謂德光欲留蕭翰於汴。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云。是后族姓蕭。實太宗所賜也。既為太宗所賜。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稱蕭。蓋皆後人所追氏也。而諸外戚之姓蕭者。可類推矣。蕭氏於遼最貴。世與宰相之選。統遼一代。任國事者。惟耶律與蕭二族而已。遼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太祖三子。皆舒魯后所生。長名貝舊名倍。已立為太子。後得東丹國冊。為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讓位於其弟太宗。德光身自歸東丹。尋浮海適唐。賜姓名李贊華。為唐末帝所害。後以子世宗登極。道諡義宗。太宗崩。世宗貝子時為永康王。以從子入嗣。世宗崩。穆宗太宗子以從弟入嗣。穆宗崩。景宗世宗子又以從子入嗣。皆未先為皇太子也。惟景宗后蕭燕燕正位中宮。後始生聖宗。聖宗以寡嫡嗣位。享國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稱賢主。此為古今來正后所生儲君。繼體者之第一。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卻未立為皇太子。興宗聖宗子則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稱斥。本宮人也。道宗母係仁懿蕭后。

然道宗生於興宗潘邸。仁懿尚未為后。道宗宣懿蕭后。則既冊為后。始生子濬。尋立為皇太子。後被伊遜舊名乙辛所譖。母子皆不得其死。天祚帝係濬為太子時。元妃蕭氏所生。亦尚未為后也。

遼官世選之例

遼初功臣無世襲。而有世選之例。蓋世襲則聽其子孫。自為承襲。世選則於其子孫內。量才授之。興宗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是也。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蕭氏。世預北宰相之選。按遼本紀。太祖四年。以后兄蕭達魯舊名阿布齊為北府宰相。后族為相自此始。然蕭塔喇舊名塔喇傳。其祖當安祿山來攻時。戰敗之。為北府宰相。世預其選。則世選官本契丹舊制。不自遼太祖始也。蕭思溫傳。為北府宰相。上命世預其選。蕭和斯舊名護斯傳。官北院樞密使。仍命世預宰相。選辭曰。臣子孫賢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詔。北院樞密使。即律伊遜舊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預北南院樞密使之選。異母兄弟。世預額爾奇木舊名高董之選。太保查剌。世預突呂不部節度使之選。耶律轄哩舊名轄哩征宋有功。世預節度使之選。蕭達魯舊名敵魯善醫。世預太醫選。此可見遼代世選官之制。功大者世選大官。功小者世選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遼之世選官。與元時四集賽舊名法薛相同。如穆呼哩舊名木華黎子孫安圖舊名安童。

哈喇哈斯舊名刺哈孫累世皆為宰相。阿魯舊名魯圖自言我博爾濟舊名爾木。後裔豈以丞相為難得耶。是元時丞相。多取於四集賽之家。與遼之世選宰相。大略相同也。

遼族多好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玉貝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為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而浮海適唐也。刻詩海上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情詞悽惋。言短意長。已深有合於風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學能詩。有閭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留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舊名蒲魯為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留工詩。重熙中。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努舊名辰嘉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

賦清室中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室集。上亦命良詩為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後以太子濬無辜被害。以詩傷之。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工文章。與宗命為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幹舊名東履工書。坐事犯罪。寫聖宗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陸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神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遼燕京

京師本唐范陽節度使治。府曰幽州。軍曰盧龍。遼太宗會同元年。晉王石敬瑭遣趙瑩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來獻。乃詔以幽州為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閣禮。又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按石晉纜以地來歸。太宗駕至。即有拱辰元和昭慶等名。則非遼所建之宮殿可知也。是年冬。始詔燕京建涼殿於西南堞。建一涼殿。尚特書於本紀。更可知太宗初入時。並未別有改築。蓋幽州自安史叛亂。已稱大燕。後歷為強藩。所據唐末劉仁恭僭大號於此。必久有宮殿名。遼但仍其舊耳。聖宗統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門為元和門。外三門。一為南端。左掖為萬春。右掖為千齡。開泰元年。又

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幽都縣為宛平縣。太平五年。駐蹕南京。幸內果園宴。時值千齡節。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適至。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醕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觀之。蓋遼以巡幸為主。有東西南北四樓曰捺鉢。又有春水秋山。歲時游獵。從未有久駐燕京者。是年偶度歲於此。故以為僅事也。今其基址亦有可約畧者。遼史地理志。謂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門。及南端萬春千齡等門。則大內之門也。憫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內東南隅有憫忠寺。是唐藩鎮牙城。本在憫忠寺之西。遼志云。大內在西南隅。宋王曾記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是遼之南京。即唐幽州鎮之舊治。確有明證。金初因之。宋欽宗至金。館於燕山東南憫忠寺。此寺猶在東南也。海陵始擴東南二面而大之。詳見金史元世祖又廣其西北。而截其東。詳見元史明徐達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則又廣之於東。詳見明史蓋至是凡數改矣。惟王曾記自盧溝河至幽州六十里。今盧溝橋至京。不過二十里。遼金之燕京。尚在西北面。其去盧溝宜近。乃較遠於今何也。蓋今盧溝橋乃金章宗時始建。遼時盧溝河尚未有橋。其渡河之處。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廣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始詔盧彥倫營造燕京宮室。彥倫傳海陵欲遷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本紀是時張浩舉蘇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護役皇城。見浩石傳各本傳。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彩。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見續通鑑綱目貞元元年。來都之。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以京城隙地。賜朝官。尋又徵其錢。賜營建夫匠帛。本紀今按蔡珪傳。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墓在城內。相傳為燕王及太子丹之葬。珪獨攷其非。是乃漢劉建及劉嘉之葬也。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又劉頰傳。南苑有唐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曄墓。世宗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劉頰家本曄後。詔賜曄錢二百貫。令頰改葬於城外。據此二傳。可見海陵築城時。於遼故城之東南二面。皆大為增廣。故兩燕王及劉曄墓。舊時皆在城外者。悉圍入城中。至大定始遷出也。

元築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嘗駐蹕。世祖即位。尚在開平。中統二年。始命修燕京舊城。蓋自金宣宗遷汴後。燕京入於蒙古。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至是已四十餘年。班朝出治之所。無復存者。故中統元年。車駕來燕。只駐近郊。本紀王磐傳。所謂宮闕未定。凡遇朝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喧擾。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詔改燕京為中都。始建宗廟宮室。劉秉忠傳八年。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澤民二萬八千人。築宮城。又敕修築之費。悉從官給。并免伐木夫役稅賦。是年初建東西華及左右掖門。十年。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十一年正月。宮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賀。此俱見本紀。時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貧高及有官者為先。仍定制以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築室者。皆不得冒據。聽他人營築。此元時遷築燕京之明據。朱竹垞所謂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東。大遷民以實之。燕城以廢是也。二十年。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二十六年。又修宮城。乃立武衛繕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揮使治之。大概元之遷築。先宮城而後及於都城。事皆散見紀傳。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德勝門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門。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勝門外八里也。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匯於積水潭。置牐以運通州之米。世祖還自上都。見積水潭舳舻蔽水。大悅。積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

時糧船可泊於此。知此潭尚未為禁地也。見守敬傳永樂初封於燕。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開朝門於前。事見劉侗帝京景物畧。是元故宫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門以內也。

明南北京營建

明祖創造南京。規制雄壯。今四百餘年。城郭之崇。街衢之濶。一可想見。締造之迹。蓋盡舉前代官民房舍。掃除而更張之。而工作皆出於民力。水東日記云。洪武門外。至中和橋六七里長街。乃富民沈萬三家。絡絲石所砌。以此類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間也。明史嚴震直傳。時方事營造。集天下工匠二十萬戶於京師。震直請戶役一人。各書其姓名。行業。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民間也。朱煦傳。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築城。葉伯巨傳。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築之科。是工築并及於官吏也。當開國之初。勞民動衆。固非得已。至成祖遷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舊。乃宮殿多移在元舊城東三四里。蓋自徐武寧平燕。廢元都。已縮其地為北平府。今德勝門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門故址。可見武寧已割舊都西北一帶於城外也。蕭雲龍鎮北平。建燕邸。改築北平城。雲龍劉侗帝京景物畧亦謂徐達命雲龍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是城郭已另築也。姚廣孝傳。成祖初封於燕。其邸即元故宫。景物畧亦謂燕邸因元故

宮。即今之西苑。開朝門於前。永樂登極後。即故宫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於東去舊宮里許。悉如金陵之制云云。是宮殿亦另建也。今以明史各列傳參考之。當時大工役。亦不減洪武之創南京矣。自永樂五年。實始營建。九年。譚廣以大寧都指揮使。董建北京。廣十五年。辭祿以後。軍都督董北京營造。祿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舍。自量意揣悉中規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鄭瑩以北京執役者。鉅萬。奉命稽省病者。瑩葉宗人為錢唐令。督工匠往營北京。宗人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鄒緝疏言。建造北京。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託威勢。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西徙者。緝永樂十九年。詔云。賴天下臣民。殫竭心力。冒寒暑。涉風霜。趨事赴功。勤勞匪懈。緝是可見當時城池宮闕。皆非因元之舊。其擾民肆害。有記載所不能盡者。本朝定鼎。明宮殿已為流賊李自成所燬。流賊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僅在武英殿朝賀。後次第修葺。不肯興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宮始告成。則開國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

朱竹垞曰。下舊聞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

東北徐達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及嘉靖築新城。此數寺又圍入城內。梁園以東。至於神木。亦舊時郊外地也。元之宮闕。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為燕邸。而非因大內之舊。云。此可以參證。

金史

金史叙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說者謂多取劉昫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以成書。故稱良史。然好問傳。金亡後。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好問言於張。欲據以撰述。後為樂夔所沮而止。是好問未嘗得實錄底本也。今金史本紀。即本張萬戶家之實錄而成。按完顏勛及宗翰傳。女直初無文字。祖宗時並無紀錄。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先世遺事。太宗天會六年。令勛與耶律迪延掌國史。勛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水某鄉某村。以識別之。至與契丹往來及征戰之事。中多詐謀詭計。悉無所隱。故所紀咸得其實。云。今按世紀。初臣遼而事之。繼叛遼而滅之。一切以詐力從事。皆直書不諱。及錫磬舊名石顯和諾克舊名桓赫薩克達舊名散達烏春拉必舊名臘哈罕都舊名歡都伊克舊名治等傳。地名部名。村名。悉瞭如指掌。應即勛等所修之載。在實錄者。皇統八年。勛等又

進太祖實錄二十卷。大定中。修睿宗實錄。成。世宗曰。當時舊人。惟古雲舊名毅英在。令史官持往就問之。多所更定。見結是金代實錄本自詳慎。衛紹王被弒。記注無存。元初王鶚修金史。未當時詔令。及金令史實詳所記。二十餘條。楊雲翼日錄四十卷。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及女官所記。資明夫人授璽事。以補之。可見金史舊底。固已確覈。宜纂修諸人之易藉手也。然於舊史。亦有別擇處。如李石傳。謂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倉粟。見譏貪鄙。如出兩人。史又稱其未貴時。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見石惶恐。石乃待之彌厚。又與其平日正色斥徒。單子溫氣岸迴殊。是纂修諸臣。於舊史亦多參互校訂。以求得實。非全恃鈔錄舊文者。其宣哀以後。諸將列傳。則多本之元劉二書。蓋二人身歷南渡。後或遊於京。或仕於朝。凡廟謀疆事。一皆耳聞目見。其筆力老勁。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書。故能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然謂其全取元劉之作。則又不然。如王若虛傳。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為樹碑紀功。以屬祁祁。屬草後。好問又加點竄。此事元劉二人。方且深諱。見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及祁歸潛志。而若虛傳。竟直書之。更可見修史諸人。臨文不苟。非全事鈔撮者也。又金初滅遼。取宋。中間與宋和戰不一。末年又為蒙古所滅。故用兵之事。較他朝獨多。其勝敗之迹。若人人鋪叙。徒滋繁冗。金史則

每一大事。即於主其事之一人詳叙之。而諸將之同功一體者。可以旁見側出。故有綱有紀。條理井然。如珠赫店遼史作出店河店之戰。太祖自將。則書於本紀。獲遼主。取宋帝。則詳於宗翰宗望傳。渡江追宋高宗。則詳於宗弼傳。富平之戰。則詳於宗弼及持嘉暉舊名赤蓋暉傳。和尚原之戰。則詳於宗弼及古雲傳。涇州西原之戰。則詳於古雲及薩里罕舊名撒里罕傳。正隆用兵。則詳於海陵本紀及李通傳。大定中復取淮泗。則詳於布薩忠義舊名義散忠義赫舍哩志孟傳舊名統石烈志孟。泰和中。宋兵來侵。則詳於布薩揆舊名僕散揆。宗浩完顏綱傳。興定中。發兵侵宋。則詳於約赫德舊名牙塔。鞏昌之戰。則詳於博索舊名白撒傳。禹山之戰。則詳於伊刺布哈舊名移阿傳。三峰山之戰。則詳於完顏哈達舊名合達傳。汴城括粟之慘。則詳於錫默愛實舊名斜卯愛實傳。汴城之攻圍。則詳於博索及完顏納申舊名奴申。崔立傳。歸德之竄。則詳於白華傳。蔡州之亡。則詳於完顏仲德傳。各就當局一二人。叙其巔末。而同事諸將。自可以類相從。最得史法。又如遼將和尚道溫二人之忠於遼。宋將徐徽言之忠於宋。則但書其殉節而死事之詳。聽其入遼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沒其臨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夾叙法。附書道溫二人於宗望傳。徐徽言於羅索舊名羅索傳。使諸人千載下猶有生氣。而文法亦不至枝蔓。尤見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劉祁元好問二傳皆不載。王若虛傳則謂崔立殺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黨翟奕欲為立功德碑。以屬若虛。若虛謂奕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為之。此本於好問所作若虛墓誌。而傳因之。是碑文之作。與祁好問二人無涉也。而若虛傳又謂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劉祁麻革到省。好問時為郎中。謂祁等曰。眾議屬二君。其無辭祁不得已為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據此則功德碑竟出祁好問二人之手矣。然祁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濟南先生付一死即若虛。林希更不顧名節。凡為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尊黃封幾斛米。賣卻家穀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醜顏。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據此則作文另有林希本宋人。蓋借以影喻作者。并非祁草。而好問改作之誣。更不待辨矣。然經詩末句云。且莫獨罪元遺山。則好問於此事。究有干涉。經詩謂林希所作。極口吠堯斥金源。盜據中國。而金史謂好問所改。止直叙其事。豈初次原稿。專媚崔立。且指斥國家。好問見而憤之。特改其肆逆之語。後人遂以為出祁

好問之手耶。

金史失當處

金史體例亦有可議者。本紀之前先列世紀。叙世祖以下世次。及締造功業。而本紀後又有世紀補。則叙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輔。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極。追尊為帝者也。宗峻追諡景宣帝。廟號徽宗。宗輔追諡簡肅帝。廟號睿宗。允恭追諡光孝帝。廟號顯宗。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為一傳。冠於列傳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史興宗睿宗之例。最合體裁。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係追諡之帝。已入世紀。此三人亦係追諡之帝。不便入列傳。故又為世紀補。附於本紀之後。亦創例之得者也。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幹為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後因海陵廢為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號。亦從削奪。而列於宗本等傳。此固當時國史紀載如是。及異代修史時。則海陵一十二年御宇。既不能不編作本紀。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於世紀補。以從畫一。況宗幹開國元勳。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輔上。即世宗登極。亦嘗改諡明肅皇帝。後因允恭之奏。始降封遼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紀。則海陵登極時。亦嘗降封宗峻為豐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崔立殺宰相。劫妃后等。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傳。與完顏奴申同卷。此編次之可議者一也。劉豫為金子皇帝。則屬

國也。天會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齊合兵侵宋。皆全國大事。而金史一概不書。此記載之可議者二也。張邦昌劉豫俱受金封冊。宇文虛中亦仕金。官至特進。金史固宜立傳。吳曦叛宋降金。已冊封為蜀王。其死也。又贈以太師。招魂葬之。雖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傳。乃邦昌等三人皆有傳。而曦獨無之。時青雖陰受金官。而身在宋。屢以宋兵攻金。其叔時全。則仕金為同簽樞密院事。屢為金侵宋。是宜傳全而以青附。乃反傳青而以全附。亦屬倒置。宗弼用兵。處處與韓常俱。富平之戰。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創。奮呼博戰。遂解圍。出宗弼。仙人關之戰。宗弼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鞭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於昭關。宗弼傳內。屢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懼罪。乃盡殺之。以滅口。後行慶宮圖畫功臣。韓常以驃騎大將軍。亦得繪像。是韓常固金初一大將。累有戰功。金史必宜有傳。乃竟無之。亦屬掛漏。此纂輯之可議者三也。至如詔誥之類。既載於本紀。則不必復載於列傳。乃天輔五年。使都統杲伐遼。詔書三道。既詳於紀。而杲傳又備載之。不異一字。完顏蘇呼舊名素蘭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舊名高琪之奸惡。既詳於蘇呼傳。而高琪傳又備載之。累幅不盡。此又叙述繁複之可議者也。又如遼史叙本國之

兵不曰我兵而曰遼兵。金史宣宗以後叙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叙本國之兵亦直曰金兵。見徒單兀典等傳蓋異代修史不必內本國而外敵國直書金兵亦自明析。至金太祖本紀拒遼兵於鴨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戰大勝。遼人常謂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滿萬殊屬語病。衛紹王紀大安二年九月忽書京師戒嚴。蓋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從未見蒙古起兵之事。使閱者茫然不知何處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書大元太祖來征。一似上年之戒嚴別有兵禍而非蒙古者。又紇石烈牙吾塔傳。今作嚇舍太昌原戰勝。既解慶陽之圍。時元使幹骨藥來行省。蒲阿等因此一勝志氣驕滿。乃謂幹骨藥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鬪來。是此召魯之語。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內族季慶使北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語。是此語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傳中自相歧互。移刺蒲阿傳三峰山之戰元兵夾擊之楊沃衍與澤等皆戰死於路沃衍傳已入鈞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從乃自縊死兩傳亦不符合

遼金二史各有疎漏處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於次年正月稱帝。建國號曰金。年號曰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珠赫店之敗在天慶四年。則金之建國應在天慶五年。乃

遼史本紀是年並不載金建國之事。直至天慶七年始云是歲女直阿固達。舊名太祖也今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輔。國號金。則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稱尊。而收國兩年俱抹煞矣。此遼史之疎漏也。金史太祖初以烏奇邁。舊名吳乞買哈撒。舊名等之請。始建國稱帝。其改元天輔也。亦以烏奇邁等上大聖皇帝之號。而改元。並無楊朴定策之事。遼史又載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冊封。是楊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載此事。并列傳亦無楊朴其人。

金史避諱處

遼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上臨軒命諸酋起舞。獨阿固達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上密諭樞密使蕭奉先。以事誅之。奉先以為粗人釋之。其弟烏奇邁尼瑪哈。舊名粘沒喝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上喜。輒加官賞。阿固達歸。遂稱兵。先併附近部族。女直趙三等拒之。阿固達虜其家屬。趙三走訴咸州詳察司。舊作詳穩詳察司數召阿固達不至。一日阿固達率騎五百突至。詳察司與趙三面折庭下。阿固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復至。此事載遼史。而金史不書。及天祚帝親征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剪除

之語。女直主聚眾務面仰天慟哭以激勵其眾。謂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戰耳。又天祚帝遣蕭實訥呼蕭名蕭等冊金主為東懷皇帝。金以冊文無兄事之語。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遂不受。以書復之。事皆載遼史。而金史亦不書。又如宋劉錡順昌之捷。金葛王烏祿從烏珠即兀來來攻亦大敗而去。宋史本紀及錡傳載之甚詳。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紀不叙其事。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舊作統石弒衛紹王。後圖克坦舊名徒錡單錡勸其迎立也。見錡及胡沙虎傳而紹宣二紀皆不載。薩里罕舊作撒被李世輔即李劫執將挾以歸宋。追兵至。世輔乃與折箭為誓。推下山。而薩里罕傳不載。見英傳珠格高琪舊作高琪為相。專寵作威。與高汝礪相倚。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見珠格高琪傳而汝礪傳絕不見附和。高琪之處反載其諫阻遣兵護麥。及閱田征租權油等事。皆與高琪異議者。其與高琪意合。祇諫阻遣使與宋議和一事而已。傳贊稍示貶。謂其循默避事。貪戀不去。士論頗以為譏。然終未著其黨附之迹也。至張邦昌傳亦但云金立邦昌為大楚皇帝。時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質始回。康王入歸德。邦昌勸進於歸德。後以隱事誅之。傳中並不見僭位稱號之事。一若金冊立後。即向康王勸進。而康王之殺之。不免冤抑者。則并邦昌亦為之迴護矣。

金史誤處

遼史天祚帝命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耶律濬守燕。帝遁入夾山。命令不通。奚和勒博遼史名耶律達實及李處溫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立濬為帝。改元建福。未幾濬死。眾又立其妻德妃蕭氏為皇太后。王軍國事將迎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是濬年號建福。蕭氏年號德興也。而金史左企弓傳乃云遼天祚帝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濬自立於燕。改元德興。則以其妻之年號為濬之年號矣。又遼史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後。過平州。張毅遼史名數以十罪皆縊殺之。而金史惟企弓傳記其為張覺所殺。仲文傳則云為翰林侍講學士。卒諡文正。勇義傳云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諡文莊。公弼傳云權乾州節度使。卒諡忠肅。俱不見被害之迹。一似考終於官者。況企弓傳已叙明降金後。金授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授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此諸人所受金官也。既受金官。則臨死時應以金官書之。乃仲文等傳所云翰林侍講學士。宣政殿大學士。權乾州節度使之類。仍是仕於遼之官。尤覺兩無所據。此金史之失也。

傳沒立烏魯折合吳玠胡蓋習不祝完顏志列耶律九斤吳璘室撚秦檜耶律溫王德蒙恬鎮國五斤太師魏勝萬戶撒八楊再完顏蒲撚都千戶尼龐古畢冉阿海完顏小驢合谷奇哥趙方從義納撻達扈再巴土魯張威溫端兀陵達等孟珙考之金史絕無其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無一相合者宋史李顯忠之取靈壁也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已而琦背約來拒顯忠屢敗之遂復靈壁而虹縣未下顯忠又使人說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來降遂復虹縣又進克宿州金帥李撒率十萬眾來戰顯忠敗走按金史統石烈志靈傳是時窩幹叛黨括里扎八逃入宋顯忠用其謀攻取靈壁而無所謂蕭琦者虹縣叛降之將則都統奚撻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張子蓋傳有招降金將蕭鷓巴及耶律造哩之語鷓巴或扎八之謠而顯忠傳又無鷓巴其人孝宗本紀蕭琦蕭鷓巴徐兩人至所謂金帥李撒者蓋即僕散之謠然是時僕散忠義駐汴梁未嘗統兵來統兵者乃志靈也宋史稱李撒又異總之金人名本無正字但以音相呼流傳鄰國蓋至以謠傳謠故二史各記所記兩不符合惟扈再興傳之從義有可以意揣者當時金遣使至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宣差曰從宜從義蓋從宜之謠乃出使之官號而非人名也宋史邢恕傳恕之子倬館伴金使趙倫是時肅王使金未回朝議亦欲留金使以相當倫懼留乃謂

倬曰金有余觀者本遼大臣降金今尚領契丹精銳而心貳於金可結以圖金倬以聞帝遂賜余觀詔書納倫衣領中厚資遣還倫歸獻其書金主怒遂再發兵滅宋是詭詞誘宋結余賄歸而獻其書者趙倫也而金史蕭仲恭傳則此乃仲恭所為並無所謂趙倫者豈仲恭使宋時改易姓名耶倫親在宋宋人記其姓名又非傳聞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異更不可解也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宋金二國交涉之事二史本紀所載事之大者大概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如天會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於韓州金紀在十月宋紀在八月七年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金紀在五月宋紀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遭苗劉之變則避兵渡江當是二月八年立劉豫為子皇帝金紀在九月宋紀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紹興九年拘王倫於河間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月皇統元年宋紹興十一年宋和議成兀朮畫淮水中流為界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一月皇統三年遣朱弁洪皓等南歸金紀在八月宋紀在次年六月如此類者不一蓋或得之傳聞或據起事之日或據訖事之日故有先後不同也又如欽宗之北遷金紀謂天會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歸於汴城宋紀但書帝如青城又書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則不書皇統

二年。金紀使劉筈以表覓主冊。冊宋康王為帝。宋紀但書金使劉筈等九人入見。藏金國書於內侍省。而不及冊立之事。蓋皆為本朝諱。國史書法固如是也。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紀但書五月。兀朮趨汴。撒離合趨陝。是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按是年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復蔡州。賴昌淮寧等州。及鄆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淮陽。泃口。潭城之捷。張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吳玠有扶風。石壁砦之捷。王彥有青谿嶺之捷。田晟有涇州之捷。戰爭方始。何得云河陝盡平。而金紀一概不書。蓋當金兵初入。東京留守孟庾即以城降。其餘州郡亦望風而靡。或降或走。兀朮即奏河陝盡平。其後韓岳張劉吳之交兵。則在六月以後。雖各有克捷。未幾諸將奉詔班師。所得州郡復為金有。故金紀一概不書。而於是年十二月。總書宗弼奏宋將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率兵渡江一語以括之也。皇統元年。金紀書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水中流為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廬州。二月王德敗金人於含山。楊沂中劉錡等敗金人於柘臯。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遇伏。敗還。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則金兵已還矣。金紀所云。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則記載之誤。其後正隆南侵。大定議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

概相符。惟興定以後。兩史本紀各有詳略不同。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紀但書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師。二年亦多詳於淮南。而入蜀師祇書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紀亦但書淮南之役。而陝西進兵興洋則不書。宋紀又專詳興洋之戰。而淮南交兵。則總叙於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紀書淮南之戰甚詳。而宋紀並無一字。正大二年。金紀書光州之戰。三年金紀書壽州之戰。而宋紀亦並無一字。金史最簡而轉詳。宋史最詳而反略。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宗弼渡江。追宋高宗。據本傳。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寧。即由江寧取廣德路。至杭州。初未嘗由鎮江過兵也。而宋史韓世忠傳。是時世忠由鎮江退保江陰。不知何故。及閱赤盞暉今作持暉傳。暉從渡淮為先鋒。遇重敵於蘇州秀州。皆敗之。遂至杭州。則知是時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蓋宗弼自和州渡暉等自瓜州渡世忠傳亦謂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陰也。至黃天蕩之戰。宋金二史亦頗互異。宋史世忠傳。謂兀朮自杭北歸。至鎮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朮不得渡。撻辣在離州。遣字董太一來援。字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與二酋相持於黃天蕩。四十八日。有獻謀於兀朮者曰。鑿土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乃一夕鑿渠三十里。次日無風。我

軍帆弱不得動。金人以小舟縱火得絕江而去。是金軍鑿渠出江。即在黃天蕩。渡江北去也。金史宗弼傳則謂宗弼自杭還軍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遂自鎮江浙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將至黃天蕩。宗弼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寧。會移刺古蓋即世忠傳所云字董太一其人也來援。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宗弼軍以火箭射其五綱。舟皆焚。遂敗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江寧。又從江寧出江。而後敗世忠。則其絕江北去。當在江寧府城之北。非復黃天蕩矣。參觀岳飛傳。謂兀朮自杭州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軍擾之。金兵驚亂。兀朮次龍灣。飛又破之。則兀朮乃歸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即從黃天蕩北去。而不至江寧。則何必鑿老鸛河以通秦淮耶。金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於鎮江不利四月又戰於江寧敗之諸軍渡江云云是亦明言兩地也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金史拔離速今作巴傳。天會四年。與泰欲馬五襲宋康王於揚州。康王渡江。入於建康。按是時宋高宗聞警。即至鎮江。往杭州。未嘗至建康也。又奔睹傳。天眷二年。宋將岳飛以兵十萬攻東平。奔睹倉猝出御。時桑柘方茂。奔睹多張旗幟於林間。為

疑兵。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去。飛又以十萬眾圍邳州。守將告急。奔睹語使者。城西南有塹深丈餘。急塞之。飛果從此穴地入。以有備而止。按是年金方以河南地與宋。並無交戰之事。即次年兀朮再取河南。宋諸將拒之。飛在京西。復蔡賴淮寧等州。未嘗至東平邳州也。宋高宗紀及劉錡傳。紹興三十一年。金王亮南侵。遣兵趨揚州。劉錡使員琦拒於皂角林。大敗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按金史烏延蒲轄奴傳。大定二年。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領兵與宋兵戰於慶陽。又世宗紀。大定四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取商州。亦見徒單合喜傳。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尚著戰功。何得於三年之前已被殺。金宣宗興定中南侵。統兵者為完顏賽不。據宋史趙方傳。謂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按金史賽不傳。賽不自侵宋歸。屢用兵於河北河東及京兆。直至哀宗天興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驢之亂。自經死。距興定用兵已十餘年。且無被誅之事也。又宋史孟珙傳。珙與兀朮同破蔡州。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按金史栲栳。即烏古論鎬也。今作烏鎬。蔡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下。乃殺之。是鎬未嘗降也。以上各條。兩史參校。始見其歧互。蓋皆傳聞之誤。

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

兩國交兵。國史所載。大抵各誇勝而諱敗。故紀傳多不可盡信。宋南渡自紹興七

八年後與金交兵。互有勝負。如宋史李顯忠傳。顯忠既克宿州。金字撒步騎十萬來攻。顯忠親戰於城南。字撒大敗。明日復益兵至。顯忠又戰百餘合。殺其左翼都統及千戶百戶。斬首五千。是夜統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城。顯忠取軍所執斧砍之。敵始退。會邵宏淵不肯助戰。顯忠不能孤立。乃退軍。是顯忠軍雖退而未嘗敗也。而金史赫舍哩志。志來復宿州。先令諸軍多張旗幟於州西。為疑兵。自以大軍駐東南。世輔即李顯忠果先出兵州西。步騎數萬背城而陣。外以行馬捍之。別出兵向東門攻志。志為蒲查所敗。志使夾谷清臣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兵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欲斬敗將。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其虛實。明日乃再戰。世輔大敗。遂乘夜脫走。是志盜之戰。又屢勝。而未嘗一敗也。又如金史烏古論慶壽。赫舍哩約赫德舊作統石等傳。叙其南侵淮泗之功。並無一敗。而宋史趙方。扈再興。孟宗政。趙葵等傳。叙其破金兵之功。亦無一敗。而宋史孟珙。來襲仙於順陽。仙倉猝率百餘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軍稍集。遂大敗。而宋史孟珙傳。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乃退屯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眾七萬。仙易服遁。而並無為仙所敗之事。仙傳蔡州破後。將士皆散。仙渡河北走。為澤州

成兵所殺。亦不言為珙所敗而遁走。是各史紀載互異。若徒據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史國自述其敗。而後見彼國之真勝。否則別見于他傳者。其勝敗亦差得實。又或此國叙戰勝之難。亦可見彼國拒戰之力。如宋張浚富平之敗。五路喪師。固人所共知。然金史宗弼傳。是役也。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創。更戰。乃拔宗弼出。又婁室傳。富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卻。婁室以右翼兵力戰。勢復振。遂敗張浚兵。是浚此戰先勝而後敗也。宋史張浚傳謂劉錡先力戰。敗金兵。而錡傳轉不載。宋吳玠和尚原之戰。據金史宗弼傳。宗弼攻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遇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是吳玠之勝乃真勝也。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紹興十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紀但書五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宗弼傳亦不書戰敗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後。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郾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淮陽之捷。張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書。或疑宋史各傳。特自為誇大之詞。而非實事。然金史宗弼傳。謂是時宋將岳飛。韓世忠等。分據河南州郡。復出兵涉河東。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又阿魯頰傳。謂宋將岳飛等。乘間襲取許。頰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則宋史岳飛傳所云克復京西州郡。并遣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者。必非虛語。

又宋史仇愈奏高宗謂我軍已習戰非昔時比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宋汝為上丞相書亦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諸將人人知奮故順昌孤壘力挫敵鋒使之狼狽逃遁仇愈宋汝為二傳又仇愈奏高宗謂去夏諸將各舉兵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術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計此紹興十一年所奏是劉錡順昌之捷及諸將戰勝之績皆是實事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興元年金人攻復宋將吳璘所取商虢等一十六州吳璘之敗固屬顯然然金史徒單合喜傳是時吳璘在陝蜀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玉女潭大蟲嶺寶雞縣兵十餘萬臨河州鎮戎軍合喜令赤盞胡速魯改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衆圍之合喜使諸將來援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也及蒲离黑等併力與戰日已暮乃解已而璘又來犯據德順臨鞏州臨洮等合喜遣將連戰璘又恃其衆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軍於德順鎮戎之間斷其餉道璘始引去是璘雖退師而其先與金人力戰之處可因合喜傳而見也又金史木虎高琪傳泰和五年吳曦奉表以蜀地來降章宗命高琪往冊為蜀王已而宋將安丙誅曦遣李孝義宋史作李好義率兵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郊堡高琪禦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為左右翼伏弩其下戰既合宋兵佯卻高琪見有伏乃退整軍而宋兵又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琪分騎為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

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如此數次孝義始解圍去是宋兵之志力拒戰又因高琪傳而見也至如紇石烈牙吾塔今作赫舍哩約赫德侵宋本傳叙其功幾於橫行無敵然馮壁傳謂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堅壁不戰絕無所資故無功而歸又紇石烈胡失門傳牙吾塔不奉行省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是牙吾塔之侵宋觀於馮壁胡失門二傳始知本傳所侈功績多屬鋪張故閱史必參觀各傳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七

